

深堀隆介

立體樹脂畫金魚 最自然的生命即最美

金魚代表着「財富」與「幸福」，金魚於水中優美的泳姿，向世人演繹出動靜之間的美態與神韻，是集靈動、高貴、吉祥於一身的觀賞魚。日本藝術家深堀隆介（Ri-usuke Fukahori）愛魚成性，低谷時期受到家養金魚的鼓勵和啟發，自創步驟繁瑣的3D立體樹脂層疊技法捕捉金魚的動態神韻，力求每件作品都如自然般流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深堀隆介即日起至2月21日於東港城舉行「年年有魚3D藝術展」，於佔地3,000呎的場地內展出20件以金魚為題的3D立體樹脂作品及大型畫作，場內亦設置「3D金魚繪圖互動裝置」，透過虛擬3D技術將平面金魚作品幻化為立體，並為其注入「生命」，使其於巨型幕牆上的水族館內四處暢游。深堀隆介表示欣賞展場顏色鮮艷而活潑的佈置，認為LED屏幕上不斷游動的金魚更是活靈活現，與自己的創作理念正相符。而在隨後舉行的「玻璃風鈴金魚繪畫工作坊」中，他會教授如何於日本傳統玻璃風鈴上以防水顏料繪畫出逼真的立體金魚，晾乾後便成為獨一無二的藝術品，為家居增添生機的同時亦將其獨特金魚繪畫技巧傳播開來。

新作品不斷突破

今次展覽中包括深堀隆介的3件全球首次展出的3D立體樹脂金魚作品，其中的《須磨（Suma）》是他首次將撈漁網融入創作的嘗試，在鱗片的光暗面處理上也有所改進，更添惟妙惟肖之感，「我從來



■新作《須磨（Suma）》中的漁網設計是深堀隆介的新嘗試。

（Kingyo Sake Shinotsuyu）則沿用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載體——日本木製清酒杯，他介紹道：「我從十幾年前開始便以清酒杯作為容器創作，一隻酒杯剛好可以放入一條金魚，這種酒杯通常在喜慶場合使用，有着『幸福』的寓意。當大家看到這隻真實的酒杯，絕不會想到裡面會有一條金魚，會帶來不少驚喜。」

展覽中不乏大型作品，別具特色的《方舟（The Ark）》將金魚置於古式木枱的櫃桶之中，他回憶起那是在舊傢俬舖的意外收穫，「當我走近木枱拉開櫃桶時，眼前便彷彿呈現出了金魚游動的畫面，立刻

■繪於屏風上的《金魚之間（Kingyo no ma）》同樣栩栩如生。



■創作3D樹脂金魚的逐層步驟。張岳悅攝



■《方舟（The Ark）》的創作靈感來自於舊傢俬。



■新作《金魚酒 黃琳坊（Kingyo Sake Ourinbou）》。



都不拘泥於現有的作品形式，會嘗試形式多樣的表達方式，不斷挑戰自己，希望每件作品都可以超越前作。」而《金魚酒 黃琳坊（Kingyo Sake Ourinbou）》和《金魚酒 篠露（Kingyo Sake Shinotsuyu）》則沿用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載體——日本木製清酒杯，他介紹道：「我從十幾年前開始便以清酒杯作為容器創作，一隻酒杯剛好可以放入一條金魚，這種酒杯通常在喜慶場合使用，有着『幸福』的寓意。當大家看到這隻真實的酒杯，絕不會想到裡面會有一條金魚，會帶來不少驚喜。」

展覽中不乏大型作品，別具特色的《方舟（The Ark）》將金魚置於古式木枱的櫃桶之中，他回憶起那是在舊傢俬舖的意外收穫，「當我走近木枱拉開櫃桶時，眼前便彷彿呈現出了金魚游動的畫面，立刻

就將它買了回來開始創作。」他同樣擅長在不同載體上繪畫金魚，及用木頭製作金魚公仔，歷時一星期繪於屏風上的作品《金魚之間（Kingyo no ma）》同樣栩栩如生。

立體畫法步驟繁瑣

3D層疊立體樹脂金魚作品繪製的步驟繁瑣，需要分多次逐層描繪金魚的細節。先上透明樹脂，需在無塵的環境下放置兩三天等待乾透後，再繪上金魚軀體，層層相疊。畫面因金魚在水中的姿態會高或低，為了展示更多層次的視覺效果，依金魚的不同泳姿需要分成不同的層次來繪製。他表示：「作為一名藝術家，獨一無二的原創作品很重要，畫金魚的人很多，我唯有尋找不同的創作角度。因為我早前的工作與樹脂有關，便想到了利用樹脂的層疊立體畫法，多年來不斷在技法上摸索和改進，追求更立體更透明的視覺效果。最近我換了一種新的水彩顏料，顏料對藝術家來說很重要，更換顏料希望可以帶來

進步和不一樣的感覺。」

樹脂作品創作動輒耗時數月，細緻入微的描繪體現出藝術家的非凡畫功和耐心。他坦言作品最終完成時刻所帶來的喜悅無可替代，所以並沒有特別給自己設下評分標準，而完成約兩日之後，便開始構思想要再創作更好的新作品，「對我來說，作品愈真實便愈好，我追求的目標是當大家看到我的作品時，可以感覺到金魚的尾巴在擺動。」他說。

低谷時受金魚啟發

金魚於水中悠游的優美姿態是深堀隆介創作的靈感來源，「牠們的動態可以讓我享受到寧靜及深層思考的空間。」他開始繪畫金魚卻源於2000年時對設計工作失去信心，不受欣賞而感到前路茫茫的他生活陷入低谷，原本一條無意中飼養並不起眼的金魚，卻在此時失落的他眼中呈現出了最美的一面，「我認為自己與金魚有着生命的連結，通過金魚我彷彿看到了自己，水槽裡的金魚正像

處於這個地球的我們，魚缸就像社會的縮影。」他因此給自己取筆名為「金魚的救贖（金魚救い）」並動筆畫金魚，卻仍處於自我懷疑和對未來不知所措的茫然中。直到有天給金魚換水時，他見到金魚的生動表情彷彿在對自己笑，由此受到啟發開始追求「不是最完美，而是最自然」的創作，展現金魚的千姿百態和最自然真實的一面。

深堀隆介畢業於愛知縣立藝術大學美術學系設計系，他的3D層疊立體樹脂畫法受到國際藝術界的欣賞，曾經到倫敦、德國、比利時等地舉行展覽。他對金魚的喜愛早就融入於日常生活中，十幾年過去仍保持着飼養金魚的習慣，也會不時去金魚養殖廠觀察，「無論是紅色、黃色、黑色還是銀色的金魚我都喜歡，多種顏色混合在一起更有獨特魅力。我去養殖場不只是尋找新的金魚品種，更多的是與那裡的工作人員談話，對他們講的種種有關金魚的事都很感興趣，也從中找到很多創作靈感。」

瓷繪藝術家林俊佑 顛覆傳統推陳出新

80後台籍瓷器彩繪藝術家林俊佑(Vanzoi Lin)接觸瓷畫9年，其極具原創性且辨識度強的繁複工筆絕技與繪色鮮明的個人風格，使他的瓷繪作品於法國、日本、美國與瑞士等多國展覽並榮獲各類重要獎項。他自詡為從零開始創作的藝術家，從生活中汲取靈感，更希望不斷自我突破，每件作品都能超越前作。

林俊佑新春期間於Landmark North上水廣場舉辦「鳳舞·花瓷彩繪展」，展出30件以花簇、蝴蝶及鳥類為題的彩繪作品，當中包括於美國IPAT（國際瓷器藝術家與教師協會）雙年展獲金牌獎等的作品「選帝侯憂鬱的花簇」、「錦緞扇貝的狂想」及「不可思議的驚奇海貝」。他更特別為是次展覽設計及繪製了以吉祥雀鳥為主題的全新作品，在作品中他既迎合雞年的主題，又融入豐富想像及特意顛覆本應男左女右的位置，「希望翻轉大家對固定事物的印象。」

靈感來源生活

在首次來港開個展的林俊佑眼中，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香港充滿了新鮮感，陌生的廣東話和人流穿梭的形態也帶給了他一些創作靈感。他表示自己通常在生活中隨時隨地尋找靈感，或許是珠寶店中鑽石的切割和光芒，或許是路邊石縫中逆生的小花，都是他的視覺經驗累積，存在腦中等待某一天發酵成為獨特的創作題材。

他獲獎的彩繪作品「選帝侯憂鬱的花簇」重現了十八世紀歐陸御窯最纖細、最困難之木板暨銅刻版畫法，以洛可可優雅的佈局畫出了宮闈裡盛開的花園錦簇；「錦緞扇貝的

狂想」則呈現貝殼形打造的六角茶罐，每面均細密地繪着纖綿般的精緻畫作，彷彿每個殼扇都能開啟小宇宙中的絕絕夢境；而「不可思議的驚奇海貝」則以半寫實半幻想的概念創造出充滿細節刻畫的微雕刻紋，表現出一種類似織品或刺繡的特徵。這一個個充滿詩意的作品名來自於法文、德文或拉丁文中最美的字，「因為我之前愛寫詩，將這些名字翻譯成中文的時候就會想它更詩意化。」

不斷突破自我

瓷器彩繪起源於中國，於明清朝盛極一時，在傳統工藝的基礎上，林俊佑決心創出自己的風格，「我不想做只會複製圖案的畫師，我自詡從零開始創造作品的藝術家，即使參考着清代的稿樣，我也會畫出屬於自己的感覺。在傳統和創新之間，我愈來愈喜歡做實驗性的創作，包括在題材、技法，使用的顏料、瓷器等方面，這途徑便是自我認同，更常有些『瘋狂』的想法，我畫每一件作品都希望超越前一件，惟有不不斷突破自己才是真正藝術創作者登峰造極的尋索之必要，但也得不時回到初衷，找回快樂！」

據他介紹，由於顏料調混、繪法與溫度之控制等複雜因素的影響，彩繪窯燒前後的變化未必盡在掌握中，最終效果有時不盡人意，又有時會超出預期，「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很棒的經驗，因為惟有透過火焰窯燒的方式，才能淬煉出瓷器彩繪溫潤的光澤和綺麗的顏色。」而在作為創作載體的瓷器選擇上，他也經歷了轉變，他說：「最初我喜歡骨瓷的透光性，在那種相對較軟的質地上畫出的圖案會熔於瓷表下且顏色更加鮮艷。隨



■林俊佑現場繪瓷。張岳悅攝



■瓷繪作品「選帝侯憂鬱的花簇」



■瓷繪作品「錦緞扇貝的狂想」



■林俊佑攜30件作品來港展出。張岳悅攝

着年紀漸長，我開始發現含高嶺土的硬瓷的優點，會使含助溶劑的顏料充分顯色且圖案更具凹凸立體感，這也是歐洲幾百年來都在尋找中國瓷器秘方的原因。」

推廣彩繪不遺餘力

林俊佑於2007年初次接觸瓷器彩繪，「高中時因發覺瓷杯的美而開始收藏歐洲的古董瓷器，骨瓷杯收藏得多了便想着自己畫一個。偶然機會在藝廊見到小型瓷器彩繪展覽，令我得到啟蒙，開始瘋狂地一直追尋下去。」他曾造訪過法國、日本、瑞士、美國及英國等地作交流及展出作品，多次赴法國國立塞弗爾瓷窯場研修深造。他回憶自己最初去到瓷窯場時，其實已經學會了大部分的彩繪技巧，但在那裡卻要從零開始，從牽牛花葉子的輪廓畫起。他說：「我的老師曾任窯廠的藝術總監，她覺得我畫得不好，我每畫一筆她都要走過來擦掉，一整天下來再多的自信都會被磨滅。受挫的我便請老師教我

最簡單的小玫瑰圖案，照着她提供的圖樣我出乎她意料地很快畫完，從此她對我刮目相看，我也努力完成了所有最困難的課程。原來，一開始的我太急着想要完成作品，沒有調整好自己由心而發的韻律和呼吸，狀態不對，畫不出法國獨有的洛可可時期以C形、S形曲線或漩渦狀花紋所構成的那般纖柔、輕巧、優美且浮華的裝飾風格。」

作為IPAT瓷器彩繪認證藝術家暨認證教師，他既在台灣幾所大學推廣部開設課程教瓷器彩繪，也在家中開班授課。他認為，教學就是最實際的推廣，「教學能讓民眾直接地接觸到這項藝術並完成自己的作品，我也常去台灣的中學、大學和研究所演講與展演，希望這項較冷門的藝術能讓大部分人知道，或許不見得每個人都會喜歡，但至少要讓他們知道。」他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